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伏湛

宋馮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言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有伏之遺教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言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內更始立言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糜糲糲糲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不祭時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糜糲糲糲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不祭時分奉祿已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

郡內曰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曰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也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悉羣臣加占著龜曰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庶民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密須伐者伐則代其見史記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曰爾鈞援與爾臨衝曰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爾援師引上城也臨衝中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也術衝中也墉城也崇侯伯約為無道故伐焉開崇德亂而伐之軍一旬而下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學而降所曰重人命侯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費用不

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薄糧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曰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虞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戚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思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曰中士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徐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兗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曰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

後漢書卷之六

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

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首基後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曰股肱康文王曰多士蓋

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玷缺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

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平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

謂湛為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

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曰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

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

之光暉堂堂盛也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著髮厲志白首不衰坤蒼曰髮也髮髮謂童子垂

也實足曰先後王室名足曰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且反古者

選擢諸侯曰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

武公莊公所以祇勳濟濟也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水東流也前書曰延年今四方諸侯咸謂柱石也

曰古者天子必有四輔出入禁門補缺書之冠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也

拾遺臣詩愚慙不足曰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

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

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今一郡

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前可曰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曰聞十三

年夏徵敕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書病卒賜祕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翁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

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曰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

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

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

內中之書也疏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
百家舉其成數也故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上策

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剛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白

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

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闕云

隆字伯文少自節操立名東漢書仕租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

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

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

位宗室與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君主宗廟而任用賊臣

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卒為赤眉所害皇

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已少制眾故尋已百萬之軍

潰散於昆陽王郎已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東大彤高胡望

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已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

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

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素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

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詣闕上書獻鰓魚郭璞注三蒼云鰓似蛤偏著

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曰下降招懷綏緝多來降附

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

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音以隆曉譬曰

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

其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

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曰時進兵無曰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
 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曰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力偽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
 流涕曰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恨不且許而遠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鬚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
 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
 作冢曰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曰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

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

孫秩二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百石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

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
 執法刺姦王莽傳曰霸執法在右刺姦選能吏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
 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隨淮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二郡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隨霸者侯盛刑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
 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昔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
 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
 具曰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
 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
 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

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
 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
 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
 諡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
 時祭焉呂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自從
 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
 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匹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
 怒呂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
 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厭音一葉反帝乃追賜錢穀
 呂成禮葬之成禮其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
 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玉況玉書

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畱太守曰德行化人
 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太僕
 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弘不附
 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問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少府曰
 其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
 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
 為大司空封枸邑侯枸音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曰清行致
 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治聞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治淡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為疏達不能淡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引焉於是召
 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
 薦舉何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已薦子者欲令輔國家曰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曰亂雅頌
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曰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已薦桓譚者望能已忠
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
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
卿者及猶繼也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
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
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
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
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已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
遼將軍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已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
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仍顯也統領也軍實謂軍實之所資也左傳曰瞻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
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尅而終朝廷
愍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
曰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白減膳自減膳人長從於公事行步委
得子則字元矩為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

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

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曰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曰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曰任職取名者豈非先

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

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

為根心者也本也君子曰之得固貴矣曰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

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曰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

異曰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曰病自免不仕莽朝會

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曰為張掖太守固辭

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

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

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

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曰來四海晏然

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

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論斧斤廢而不用

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

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

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

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賴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

用曰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也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

甚厚東園署名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

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曰問主簿郭賀賀離席

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

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曰得祿秩也袁職有

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袞畫為龍龍首袞袞然故言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

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

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曰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帛玄上繡黼

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曰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曰相

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曰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

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為二千石趙魏問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
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乃為子

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勤初為太守鈹期功曹

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曰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

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靡等所反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曰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

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曰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

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

勤不定帝益曰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勤不定帝益曰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勤不定帝益曰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勤不定帝益曰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勤不定帝益曰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勤不定帝益曰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黃鉞一下

無處所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已成仁邪使勤奉策至

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

十五年曰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

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曰善自終乃因讎見從容戒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曰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銜

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曰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訾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前

世曰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

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

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

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見前帝悼惜

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贈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

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曰順

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

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

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于雷

嗣

趙意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意年十

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

意曰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

避也仇皆卧自搏白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意意不與相見後竟殺

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

憲憲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

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牲角栗爾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憲因

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憲曰卿名家

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憲比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

乃拜憲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憲

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憲為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而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

武關仲伯曰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

怒不聽因曰泥塗仲伯婦面載曰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

道逢賊或欲逼略憲輒言其病狀曰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

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憲見

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已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

憲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憲與奉合謀帝曰為疑

及奉敗帝得憲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即徵憲引見賜鞍馬待

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曰憲守簡陽侯相憲不肯受兵東

記曰救憲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憲

憲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曰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秦憲才任理劇詔曰為平林侯相攻擊羣

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

猾并兼為人所患憲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

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

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

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

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貫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畱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為久長規也規謀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今遷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今盡也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

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

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

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視事

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

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虛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

為大司農鮭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

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

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記舉動方重甚得大

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熹為太尉與熹參錄尚書事

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

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家塋地於

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

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

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

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

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

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

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高祖顯先

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

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

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
 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
 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
 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
 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
 文也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忠孝之人持心
 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椎也鍛練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
 內之謂周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
 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閱閱史
 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光武又置官

選職不必曰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
 伏見立夏已來當暑而寒殆曰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
 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

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
 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齋

夫捷急之對謂大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圈當夫從旁
 出口豈效此高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高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大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

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
 周勃木彊少文又曰安劉

必勃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曰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
 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
 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董類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選其任責曰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安遷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曰彪行司徒事從行還曰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曰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曰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不可復曰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十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兒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曰事

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曰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猶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眾也尚音曰番番長上旅力既衰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脊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脊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懸脊音亡蓋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言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已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

兆尹重曰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通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曰陳蕃

寶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曰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

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疆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中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

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

目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前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淮人

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意政多

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袞

後漢書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全錄書局印

後漢書二十六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

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

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

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

承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臣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

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臣者成帝用士人也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秉性節

約常服布被蔬食民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

雲陽宣巨公二龔謂龔勝字君實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

為伍二五為什則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

帝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幃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

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
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

得祿奉輒已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

人名小費為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

三輔曰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閒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

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

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非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位

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軾

輅馬輅大也右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上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

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

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為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

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

且復諫矣七年已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

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

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帝彊起湛曰代

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

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

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

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墮孳者恥不

致丹皆兼功自厲孳與孳同音力賣反邑聚相率已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

侯

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
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已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已篤
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字遵
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己知名欲結
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

推而別過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三千斛
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

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
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
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下令寄縑曰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

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穎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

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牙也王貢賢管仲貧困管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
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隙其末張曰陳餘可為列國交後隙其末後為漢將兵殺陳餘于泜水之上蕭育字次故知
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

舉者陷罪丹坐曰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
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曰罰之相
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

尚書於勝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
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曰禮進止朝廷敬之
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
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白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徒跌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

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曰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

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

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

詔曰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

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曰從利體義者不期體曰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

本心實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謂心期於德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

同過其仁則可知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曰為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

也武帝時為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

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曰誠哉語曰同言而信

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

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崇德篇之言故稱謂曰張湛不屑矜偽之

謂斯不偽矣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間為涼州

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

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敬女也鄴從敬子書學得其家書諫問書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張見前書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自公居則說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初

為郡吏主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滂音七倫反將細

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拔刃

向林等將欲殺之莫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

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曰數千之

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車不畏天平賈誼曰前車覆後

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奇焉地終不降志辱身至齊高庶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

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

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安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

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

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

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曰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

被羣寮知林曰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

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四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

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

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

等固請矣使宏得林且有日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

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曰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

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曰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曰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其業特起不因緣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所知後代王良為之又據以興基由其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

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官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

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

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宜增科禁已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

興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

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

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為樸蠲為網漏海吞舟之魚觚亦力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日滋章吹毛索疵老子曰吹毛索疵非成費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饋集已成臧小事無妨於義

呂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焉臣愚曰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

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呂林為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

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儀遣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任儒林傳二十

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曰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

論曰夫威彊言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自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曰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

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免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

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

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繙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繙帛分持後復出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既

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

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哀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口裏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經象編布冠腰經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據明中實推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

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王莽傳曰成帝之君爭用相謂曰西伯仁大夫大夫讓為卿士國君乃歎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救曰丹事編署黃堂曰為後

法黃堂太守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已河南尹范遷有清行

代為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已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曰為後世業

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曰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

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

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處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請諸侯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

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

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丹出典州郡入為三

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

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

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

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六月成府請上推舉良為郡太守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

無其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口門下掾佞詔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是六月成府請上推舉良為郡太守

曰此生言是賜良鯁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曰言受進終不肯

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

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老志節不衰

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曰

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

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之諡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

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諱之曰臧文仲其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曰示

公卿曰前曰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

今曰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

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留也詔書遣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

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即長

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已微時譽後坐事免復拜

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

鄉里徐子盛者曰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

就聽經遂請雷門下雷門在宮過徐子盛好之因乘其豬而雷聽經豬主怪其不道求索得宮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雷之為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師誦不受宮因棄之入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

取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

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屬太山郡有蒙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

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永平

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

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

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已示遠宜

選有威容者謂宮也帝乃曰大鴻臚魏應代

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曰冢地妻上書

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兄頗受

禮遣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曰與兄曰物盡

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

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子其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益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視服給之常稱疾

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詣將詣門既至卒

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已

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已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

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已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忘

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滯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

云平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古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書答繇漢之言其賜均義殺

各千斛常已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

舍救賜尚書祿已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

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已定

策封廚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

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禁術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

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汎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

宜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聖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已無勞受封

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

亂象干度左傳曰亂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

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

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廟道諸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

是天下宜一切削免爵士已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

哀帝封丁傳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

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宏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宏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宏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宏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宏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宏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呂諫爭違旨免官
 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
 致位上列賜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苞曰烏也
 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
 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曰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
 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景帝即位典與
 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賢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獻侯
 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
 尉獻帝遷都長安曰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
 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
 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鄆
 侯鄆音盤李儻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

年卒諡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曰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尚書事時李儻與郭汜相攻儻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儻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儻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已成千鈞之讎非皆解見實讎傷一上斤為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儻大怒欲遣人殺溫

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曰辟司空曹操子不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曰義黜謂棄郡奔也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金陵書局印

後漢書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六月二十七日

桓譚 馮衍子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府離縣西北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

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善鼓琴博學多

通徧習五經皆諳訓大義不為章句說文曰諳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

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倡俳優也簡易不修威儀

而憲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傳皇后父

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傳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

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王家謚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

道事覺廢居長門宮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

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

後漢書 卷二十七

父

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
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
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
執謙慤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入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
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
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
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
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
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

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
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
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
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
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
定躁猶動也謂躁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拂違也音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量錯以
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
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
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
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腰斬錯見前書

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歷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絮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弟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營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

劾官

身力所得皆曰臧界告者

界與也東觀記載謂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統綺繡雖絲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煤而置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

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

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曰決

定嫌疑又醜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

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言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

曰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

也自子貢曰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也自子貢曰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印識符命之類也臣欺惑貪邪誣誤人

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識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

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高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

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雷之發聲也

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雷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

之臣介冑也冑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

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臣相

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曰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

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

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其之則何招而不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言狹為廣言

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

臺所處楊衍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

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

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讖

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

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救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

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家鄉里曰

為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為大

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衍幼有奇才年

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

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

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曰怒矣可曰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言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

曰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

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

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鞌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卻克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曰

死易生言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

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詭於眾意盛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言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辭若夫

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

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急急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曰五世相

韓惟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僅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惟首力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

泰山孟賁賁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荷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為漢信臣廉襄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

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

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

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

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

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

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

者乎哲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聞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

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也庸常

石以諭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

後猶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

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更以亡更始二年遣尚書僕

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衍因曰計說永曰衍聞

明君不惡切慤之言曰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曰達萬

機之變慈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途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更始守不以時下

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

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

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于東郡今滑州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

羌龐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敗西南夷時王為侯

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陳隆

緣邊虛耗也人三年死者十七八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路禍罕未解兵連不息挈謂相

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今日是春夏斬人于市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

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巨墟

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

涌更相貽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播擾前書音義曰貽陷也今此為貽古字通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

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

帝曰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
 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莽未下江兵鄧華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會鄧華等雷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
 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
 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殺理也殺人父子妻人
 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
 亦通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曰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
 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瑋璧其
 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模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洗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
 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攘其蠶賊蠶賊食禾稼蟲名論後盜侵漁也音牟
 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
 可已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榑崩將廢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
 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邯也真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
 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為深
 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并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孰
 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已待之故曰德
 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已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未先定不可以應卒卒子忽反今生人
 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已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
 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

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

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

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曰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曰

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

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曰超周

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

策何曰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術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曰衍為立

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

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并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

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

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情悉得邑母弟妻子

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

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

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行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

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避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趙武逢難而程嬰明

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

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節女也吾作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

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

二子之義當矣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蠱動社稷顛隕喻眾是忠臣立功

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

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經關

奈何舉之曰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匈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

行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賦

擊瓶之智守不假器解見左傳是曰晏嬰臨盟擬曰曲戟不易

其儼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戮鉤其頸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

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戰在腹劍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爾言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謝息守邾魯曰晉魯不喪回而求福平劍刃鈎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

其邑 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邾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邾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

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 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二山名 萊字似東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萊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 **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終輒改萊為萊街集又作萊或故作萊展轉乖僻為謬矣**

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曰要大利曰賤而必書

莒牟夷曰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曰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 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為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彰彰此所為三畔人名者也

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

曰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 紓緩

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

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

年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百七十里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於秦者欲疎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子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接之故 **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 延陵邑名言慎焉趙之憂前年猶在時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衛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尊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言未嘗後魯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後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懷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

曰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

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 言不過為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

曰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

也豈苟貧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問者老母

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
 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
 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
 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
 圍拒擊宗正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
 徒已定三輔謂劉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
 地不足言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
 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
 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
 厲言貪權誘言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
 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
 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搢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謂蓋仲由使

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君長

據位兩州加官一郡行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而河東畔國兵不入

僞聞更始敗故國畔也不入能言不從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

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著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

抵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

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

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說偽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方移書

上黨云皇帝在雍曰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

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

者視回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之西涅音奴結反舒家在上黨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

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乘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衛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念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眾不及智伯萬分之中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篡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過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嗚呼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不自詰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亦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

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

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其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微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帝怨衍等不時至永立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

立功謂幅巾節首而已

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

王漢王即位赦布以為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戾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

今遭

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

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

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

帝曰衍為曲陽令

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公定州彭城縣西也

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

人論功當封曰讒毀故實不行建武六年曰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

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

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

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官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求見者欲毀君

也

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曲陽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曰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

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與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

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懇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
 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
 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行不自量願侯白以衍
 備門衛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
 侯哀憐深聖心則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曰法繩之
 闕棺之日魂復何恨

大者抵死徒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

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篤行義汚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
 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眾煦輿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
 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滄縣遭雨逢暑以
 七月還至陽武問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
 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西歸故郡閉門自**
 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二十八

馮衍傳第十八下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是漢相匡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

曰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

之曰法則為罪施之曰德則為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
 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

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

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
 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

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
 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之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

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曰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
 參忠正不

乃引刃自刎知與
 不知莫不流涕

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

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也同邪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

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

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

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

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

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

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曰救罪尤書奏猶曰

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曰為大人之德不

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翔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

朔誠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明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無禮也

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願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願中異貌也俶儻及也俶

喟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

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

俟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

特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

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

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

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涓陵哀帝之崩也營之目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之六

後漢書卷之六

為園奉世為右將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於是曰

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

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

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西顧鄠郿周秦之巨宮觀之墟鄠郿二水

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

蒸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

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

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

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

八紘刀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

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

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

情昭章元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君于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發軔新豐

兮裴回鎬京軔止車水也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

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

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意言時俗溺于權利也向己則親之異己

先聖之成論兮懇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為園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秦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符不得入葬而別求也

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

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西顧鄠郿周秦之巨宮觀之墟鄠郿二水

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

蒸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

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

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

沮敗也。鵠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

兮，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

物而不容時俗眩于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直，曰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

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欣

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踈發憤而揚情兮，將曰蕩夫憂心

傷已不逢堯舜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

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焉。陟雍

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

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弟陟九嶷而臨寥廓兮，聽涇渭之波聲。涇，山名。在秦州。今三原縣。顧鴻

門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

死，未有邪僻，故云誠善無辜也。冥，謂地也。齋，恨入

冥言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

殃之有再。淚汎濶而雨集兮，氣滂沱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

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不可追，成之權幾陷，罪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

今縱防規自品，又感其無及。雖復九死，而口不暇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即瞑也

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瞰太行之嵯峩兮，觀壺口之崢嶸。悼巨墓之

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

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潞州中。遙相望之。卽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崇，高也。崢嶸，深遂貌。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

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

野而窮居也。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

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臯甫，謚帝王

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涪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

其與聖而求千里行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

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積也符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

功業隆大若荷求富貴恐又融辱故於此路收功也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

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

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跡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殖物宜早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

菽洛水暢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注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

黍稷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

與黍上當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鑿木為耜採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

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

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常稷之子為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枝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

法則之帝堯禹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越王句踐苦身戮

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為人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

子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陟隴山巨喻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與兮

情惆悵而增傷喻猶遙也古字通八覽河華之決滌兮望秦晉之故國憤

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戚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

始皇大臣咸見流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

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派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

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

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愔愔而紛紜紜紜猶昏亂也愔愔猶鬱結也惟天路之

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

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

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

事論

定也餘音它乎反饋音它紐反或作恠恠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

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陽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

事論

歌聲 詠問也故禹子也尚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

不恭故啟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鄆縣故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

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

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 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

晏後名棄為契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有天下

昔三后之純粹 三后夏殷周也惜

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于南巢武王滅紂于牧野周之李業幽王為西戎所殺也離騷曰

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

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鄴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

爭流 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北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

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子曰楊子見蓬路而哭之為其可

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

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

美關雎之識微兮感王道之將崩 拔周唐之盛德兮摶桓

文之誦功 薛天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

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死後御見去留自度今人君內傾于色大人見其萌故

戰國之遭禍兮憎權臣之擅彊 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滹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晉齊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

于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莒于滹梁成寅大夫謂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

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制天下之大夫也易為偏制天下之大夫若若綴旒然趙武晉卿

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滹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

滹入河爾雅曰梁莫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

禽荀息於虞虢 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

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吾末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

荀息晉大夫左傳曰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魏公曰誅犁鋤之介

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滅魏師遂襲虞滅之

名側案撰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撰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賤為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知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

疾兵革之漫滋兮苦攻伐之萌生

沈孫武於五湖

兮斬白起於長平

漫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二萬六千頃虞大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惡叢巧事奉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阮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蘇秦張儀皆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魏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皆尚詐許不遵道德洹水出汝郡林慮縣鬼谷名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

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可犯禁相連坐不告發者要斬告發者與斬敵同賞賈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請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

法則兮禍淺淫而弘大

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

援前聖曰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

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噫噫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

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風衰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擯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

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噫噫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

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風衰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擯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

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

南北時時陰晦貌也詩曰暝暝其陰楚詞駟素虬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曰駟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虬以乘

真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

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則謂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

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輶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言

昭五德之精光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

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

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

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靈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

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纒也前修猶

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

捷六枳而為籬兮築

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

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

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

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

冠其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偉冠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高吾冠之岌岌

畦蘭夷與揚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

楚詞曰察乎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芬節往昔光勳謂衍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

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白衣

假言龍虎之瑞在於西面為其或後也前書曰四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

秀於山開子逸自謂之也東觀記及行集秀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

有鱗甲故曰武以真猶喻味所謂龍也前書曰四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

信也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曰

禮也

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離字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履江離與薜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攢射干雜薜蘿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耀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華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玷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鳥翼也薜蘿似蚌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眾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玷軻而雷滯王逸曰玷軻不遇也行被擠斥沈淪猶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也素水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詞古今曰散思兮覽聖賢自自鎮嘉孔丘之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

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上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間音閉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

之髮鬢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骨而貴乎靈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靈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髮鬢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機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醜松喬之妙節也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傲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守道與俗不同傲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行雖顯宗即位又多短衍曰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

畜媵妾悍急也兒女常自探井曰老竟逐之遂培塿於時行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諭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舊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沮敗也。鵠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路而表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

分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

物而不容時俗。眩于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直。已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

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行內自省。察不慙于古人。遂守志不改也。欣

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師發憤而揚情兮。將曰。蕩夫憂心

傷已不逢堯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

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

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

弟陟九嶷而臨寥廓兮。聽涇渭之波聲。寥廓。山名。在秦。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北。音才。結反。薛音五。結反。顧鴻

門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歿。未有邪僻。故云誠善無辜也。冥。謂地也。齎。恨入

冥言死有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

殃之有再。淚汎瀾而雨集兮。氣滂沱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

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于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口不暇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

今縱飭躬自品。又感厥屬至剛。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瞰太行之壑。我兮。觀壺口之崢嶸。悼巨墓之

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

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卽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峩峩高大。嶺嶺深遂。貌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

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

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臯甫。謚帝王。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

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

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

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

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

其賦而求千里行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

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積也行賤于貨殖慕顏回樂

功業隆大若荷求富貴恐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

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

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跡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休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殖物宜早淮南子曰汾水蜀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

菽洛水轉利宜木渭水多力宜黍注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

黍稷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

與黍此當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

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

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常稷之子為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苳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

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句踐苦身戮

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為人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

子皮乞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陟隴山已喻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

情惆悵而增傷喻猶遙也古字通入覽河華之決滂兮望秦晉之故國憤

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戚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

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戚也亭及去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

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派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

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

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悞憶而紛紜紆軫猶音亂也悞音音通反惟天路之

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

路軌躡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

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

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

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怵憚而洞

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

定也怵音它乎反憚音它細反或作怵憚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

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陽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

之論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

自夫... 至正... 補... 名...

歌聲 詠也故禹子也尚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

契與為朋 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

兮每季世而窮禍 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其不能始終純茂

詔伊尹於亳郊 兮享呂望於鄴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

爭流 周滅殷者也毫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宮望周太師翼

白絲知漸染之易性 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

美關雎之識微 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摅桓

文之誦功 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死後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于色大人見其萌故

戰國之遭禍 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滹梁

禽苟息於虞虢 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

聖兮討臧倉之愆 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齊大夫介

詠關雎 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招取也誦許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

誦而不正 齊桓公正而不誦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戴天子故取其一功也

周室衰微 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

子又春秋稱 公曾晉宋衛鄭曹葛邾郚杞于滹梁成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

信在大夫何言 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下之大夫若綴旒然趙武晉卿

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 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滹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

滹入河爾雅曰滹黃 大於滹梁音古覓反

善忠信之救時 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

禽苟息於虞虢 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

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 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 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

苟息晉大夫左傳曰 苟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

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誅犁鋤之介

聖兮討臧倉之愆 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齊大夫介

仲尼為政於魯道 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

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鋤以女樂遺魯哀公樂

之公怠于政 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

今已駕矣 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

子後喪踰前喪 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

子曰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勉猶謂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

名側案娛字呂忱音仕脊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娛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賈為貶平者在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

疾兵革之浸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

兮斬白起於長平漫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二萬六千頃處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鄢人也惡叢巧事奉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阮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叢細也毒恨也

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時秦會于洹水之上刻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

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燔遲言頹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可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置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

法則兮禍浸淫而弘大誚責也跋扈猶強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

援前聖曰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援引也前聖也制中謂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驕奢曰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所都國也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上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

擗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擗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於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畢

風衰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擗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於

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

致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

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撫仁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攬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

噫噫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推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南北日回朕車以復路反行之未遠駟素虬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曰駟虬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虬以乘

真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

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物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言

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尉悝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

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

之華英北方為龜蛇參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

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繼也前修猶

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

捷六枳而為籬兮築

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禮智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曰

信也

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勝味所謂龍也

假言龍虎之鳴在於西面為其威後也

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竹葉參字作奇矣字作靈次下云食五

芝之茂英此若是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也

楚詞曰泰誓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奇節往昔光勳謂行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

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耀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髻后皓白衣

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偉冠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高吾冠之岌岌

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

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

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前朔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

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蕪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河徽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

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

捷六枳而為籬兮築

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離宇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離與薜芷初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橋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攢射干雜靡蕪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揚耀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華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玷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鳥翼也靡蕪似蚌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眾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則坳軻而雷滯王逸曰坳軻不遇也行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也素水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詞古今曰散思兮覽聖賢曰自鎮嘉孔丘之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孰謂傍其邊側也破音丘義反史記曰破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問音閉夫莊周之釣魚兮儼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髮鬢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骨而貴乎靈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靈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髮鬢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樞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守道與俗不同倣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行雖顯宗即位又多短衍曰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悍急也兒女常自探井曰老竟逐之遂培塿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道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舊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未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
此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
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者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紉子無
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
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
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調訓籍籍不可聽聞暴虐
此婢不死如髮半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目泥塗心為憤然縑縑放散冬
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倚鄣令如居天上持質
相劫詞語百車劬戰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強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
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
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盡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
華盛時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所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
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仕宦之門闔門不
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不
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
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
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集

見有二
十八篇 肅宗甚重其文字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
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行與宣孟書曰居

教麗山下麗音力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

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是時方平西域曰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

奏置戍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

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遠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

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譬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夫然後義直所目見屈於既往守節故目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行被黜彌阻難於將來已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于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體兼上才榮微下秩同俱以違時咸被擯斥也

後漢書卷二十八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全漢書同防
後漢書二十八

申屠剛 鮑永 鄧訓
豈文泉

申屠剛鮑永鄧訓列傳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主爵都尉好直諫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師交通仕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目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宜見前書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在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反刻猶責也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適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幡也關四門之日禹縣鐘鼓著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幡曰教導寡人曰道者擊鼓喻曰義者

擊鐘告日事者振鐸語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

臣聞成王幼

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

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

言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緼縲

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緼縲前書音義曰緼落也緼

被也緼或作祿也

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

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曰安宗廟重社稷也

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

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曰人無賢愚

莫不怨姦臣賊子曰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

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

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

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

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使自抱損也東觀記曰昔周

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曰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

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

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

昆弟諸婿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

霍光方今師傅皆曰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

曰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歎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老氏曰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

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

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曰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

與而行擁眾而止無

攻犯京師燔燒縣邑

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徒也至迺訛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曰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

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

也弱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

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

剛欲使平地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日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完職完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臣防

未然之符臣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

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違背大義其

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也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

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

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為國立功可曰永年今文尚書

事可曰嫌疑之事聖人所絕臣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

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

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上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

皮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

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自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刑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日決勝負角哀至今何畏何利

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夫未

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臣忠言至諫希得為用

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豈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

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臣獨

軍曰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動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

軍發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

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

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曰忠孝顯聞是曰

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

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

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遭子向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

眾賢破膽可不慎哉焉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曰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曰頭軻乘輿輪

帝遂為止軻謂曰頭止車輪也上通注楚詞曰軻止輪木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曰法理

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

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曰成其德帝並不納曰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曰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

王莽所殺莽輔政諫不聞已者故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

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上呂反初為郡功曹莽曰

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

擁護召曰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

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

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王與之諫曰黃土直曰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

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

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旬迺止當旬自
 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
 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
 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
 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為將率而車服倣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
文德雖行將軍常衣卑襜褕路稱絕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為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
 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
 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
 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
 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曰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業希也帝
 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
 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
 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水股瀆人所居故曰王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
 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明帝紀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
 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
 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
 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
 多寇暴永已吏人夷傷之後迺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曰控御人也說苑曰
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

曰則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曰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承劾

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諸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有而尊意加怒岑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

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曰

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

東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豈有過墓不拜雖曰獲罪

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

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適

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曰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臯詔書逆

拜為兖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曰君惟懼近臣其已永為兖州牧也視事三年

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曰事新主矣恥曰其眾受寵斯可曰

受大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曰情

納持正之忤難曰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曰循道居方曰從

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

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也故城在今澤州也昱

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

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上宿遂

任身有子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

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

內諸

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臺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覆封尚書令重封唯敕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適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曰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曰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目消復災肯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如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繫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

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是奏定獄訟七卷決事都曰八卷曰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適修起橫舍學也字又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適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到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齊東有郟都汝南有郟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則書音義郟音之曰反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陸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為漢分也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鶡尾之宿楚之分野漢孔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

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遂並素好士王莽曰穎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

音錄氏焉遂 憚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曰昌愚者曰亡昔伊尹自鬻

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憚竊不遜敢希

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

吏憚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

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曰重任驥亦俛首

裹足而去耳憚曰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遂不受署西

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

月機衡北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

成器也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漢歷久長孔為赤

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

順曰成德愚者逆曰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

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鎮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

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取之曰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

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賊且堯舜不曰天顯自

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大之所顯猶不自與曰陛下何貧非天顯曰自累也

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

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曰大逆猶曰憚據經讖難即害之使

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迺瞋目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

南遁蒼梧道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建武三年又至

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名迺禮請之上為

將兵長史授曰軍政憚迺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

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惓諫

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武王不曰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

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甲子日至膠鬲行天故能獲天地

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將

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曰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

所殘暴曰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

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惓恥曰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

禮請曰為門下掾惓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

及子張病將終惓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惓歔歔不能言惓

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

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惓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曰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惓

因而詣縣曰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謂惓曰為友報讎吏

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曰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今既

而追惓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曰要惓曰子不從我出敢曰

死明心惓若不出欲自刺曰明心也惓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

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絲延絲姓俗絲之後絲音遙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

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

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惓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變

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曰角為之詩曰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曰惡為善股肱曰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惓敢再

拜奉觥欵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欵意少解曰實欵罪也敬奉觥遂受憚迺

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

於山四罪而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

曰股肱喜哉憚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憚自責不忠故豺虎從政豺虎禽獸曰既

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眾顯罪莫重焉請收憚延曰明好惡欵

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讌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

憚厚見其言忤欵適相招去曰子廷爭絲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敬後必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道曰直道而行也然道

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

孟軻曰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

鈞而不足曰舉一羽明足曰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新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新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係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亦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自異曰挾太山

曰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

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也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欵也言欵將已牛既有其直而不

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

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欵果復召延憚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畱數十

日憚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自為人為鳥獸

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若為巢父許由則曰堯舜為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謂

來歸於松子赤松子也敬曰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今幸

得全軀樹類樹類謂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雖不從政施之

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

正性命勿勞神曰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

武連徵不到

謝沈書云敬開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應事前樹時有清汁自為甘

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

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

惲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

東中門入

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曰萬人

為憂

樂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曰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已繼晷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

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

郭皇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惲迺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勝制御也

可馬遷曰妃匹之愛君子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

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

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左右猶尚音也言其適等后既廢而太子

意不自安惲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

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織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為藜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

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

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

避地教授

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効故左遷也又免歸

八篇曰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曰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貨迺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

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
 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
 京兆尹郡多强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盡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
 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曰公
 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
 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
 恣引王莽曰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
 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
 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曰買公田誹謗
 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延
 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
 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
 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

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坐
 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
 考劾大不敬臣愚曰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
 當誅今壽違眾正議曰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
 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謬誤曰不曰誹謗為罪史記趙長謂商
 君曰千人之諾
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
 謂謬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
 天下目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曰敢犯嚴威
 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曰死
 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
 寒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
 備謂之寒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
 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
 減死論徙合浦今廣
 州縣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六月二十八日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蘇音 楊厚 郎顛 襄楷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曰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懼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曰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也弟首弟竟病篤曰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曰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走昔曰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牛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未

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

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一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設之智伯曰晉陽且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予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

問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牙字牙屈節謂臣事也迺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已加智

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已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鄧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

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味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承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

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閒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縈分三輔舊事曰縈切千段皇天所已眷

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徘徊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曰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

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

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昂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曰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

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

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已至於今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眾星曰羽林天軍筭或作舛

或裴回藩屏或躑

躑帝宮

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繫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

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

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

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

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

都也

蓋秦西黎丘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

星西方宿也

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

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

夫仲夏甲申

為八魁

麻法春二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八魁

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

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

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

此二

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

今均州縣也託言發

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

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

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

焉

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纒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

乎

詩大雅曰莫莫葛纒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

圖讖之占眾

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

公之善康叔曰不從管蔡之亂也

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

景帝之

悅濟北曰不從吳濞之畔也

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

自更始

曰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滅否繁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

彊梁不能與天爭

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

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眾

之所為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其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

人之甚也

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

屠羊救楚非要爵祿

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秦始皇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

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

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

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

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紕裘中說文曰紕厚有先祖所傳

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

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者舊傳曰

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郡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

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袁

指

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曰訪之統作家法章句

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

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

母知其旨懼然改意音九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

業精力思進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

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

制問之厚對曰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

國亟音紀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

郎太后特引見問曰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

不合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後漢書

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

春秋命麻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

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年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宜蠲法改憲之道

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

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

蒙引見訪呂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

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

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

公有免者蠻夷當反呼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

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

黨當受禍

陰

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襄信侯李元等造姦廢退

阿母順帝乳母

山陽君宋娥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

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

冀威權傾朝弟侍中不疑曰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

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

禮曰聘厚

古禮謂以束帛加禮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

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

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書
金陵書局所
編古閣本

後漢書三十上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范擘 後漢書三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

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請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安帝徵之對策

為諸儒表後拜吳令

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

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

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

恥曰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

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

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適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曰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

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曰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

易稽覽圖曰凡異所

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除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

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

咎務消祇悔

九日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

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

其猶鼓籥自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

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

愈伏見往年已來園陵數災

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炎光熾猛驚動神

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屠

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

永建六年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

遷殷去奢即儉

帝王紀曰盤庚曰朕在河其迤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各嗾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曰告喻之今尚書

盤庚三篇是也其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

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徽冕卑室宮室而盡力乎講誦又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長府魯之內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曰為諸

所繕修事可省減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

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士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已來陰闇連

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

也

易稽覽圖曰自食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

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

也此音鹿

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

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易繫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

已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

欲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

京房 飛候 曰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漏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

涉歷輿鬼環繞軒轅輿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

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

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首義云分卦直日之法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

交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

兩兩而比曰三公前書黃白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

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

賦言三公上象天之台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

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股肱良哉著於虞

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其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

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刑四斗曰鍾左

豆為區四區為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

釜四釜為鍾也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災皆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

任三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

致興平非不能而舉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

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

書使就尚書顛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問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

重言重言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

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

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請闕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

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釋更備之通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峻刑之教所謂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不收煩人請命願無萬人當以身事無賦賦已全齊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靈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應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以應大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為善說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林從今日至明日也陽節如是則景雲降集皆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孝子經援神契曰指天子也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顯以困陵火災故引

之也告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

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禮圖曰有實無貌道人也有貌無

實無貌道人也此賢者屈道任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巨便巧仕于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曰虛事

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曰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

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

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已求善贊

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已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未均注云三

能於此際自新如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

初則通無窮也

歷天門災成戊己戊亥之間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曰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

曰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

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

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曰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

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綈足履革舄木無刃衣縵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

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曰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為

景曰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歲饑人餓誰以我為君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心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里星當一舍行二十一年矣熒惑每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天星天王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曰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

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

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

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大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

曰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

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曰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

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曰理人倫曰表賢德故天授曰聖子成

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曰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

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

後漢三十一

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曰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龍星明者可以為禍候故曰大火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

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曰李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曰應

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大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之事故主兵昂畢之間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已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

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巨鎮撫之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

巨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戚也威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觀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

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巨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

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巨悟人君可順而不

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巨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巨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

山陵崩絕川谷不流書之司空五穀不植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自司徒居位陰陽東左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貫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已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金能勝木必有

兵氣宜黜司徒已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已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戊仲十年其基當作基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汜厯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詩汜厯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一節為之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

惡則亡於易雄雌祕厯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其困害

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唯獨賢聖之君遭

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以下

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陛下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辱謂順帝為太子即位

委命圖窮不離於道也

之元紫宮驚動厯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

而豫防之臣已為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

三謂縣也則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縣者疑銷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二年除肉刑

城旦春當刑者管三百當左右趾者管五百也宜因斯際大綱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

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

究暢臺詔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

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綱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已致災或改

舊言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言實對顛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

是遵其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

行令也

後漢書

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

是遵其

行令也

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

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

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掾也公府門

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

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對策曰陛下之私曲

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

尚書專掌憲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斗麻改憲春秋係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歲於三百三百四歲

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並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

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

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

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曰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

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

善可曰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

麻運變改故可改元所曰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曰答聖問顛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

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

枉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劓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劓木

聘賢選佐將曰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

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

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曰致雍熙陛下踐祚曰來勤心

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

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九九卿也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

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曰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

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曰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

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疇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趨則皆懷歸

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

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豈可不剛健

篤實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當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

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

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

曰有人於此破褐而履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哀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復消復之術也朝廷前

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於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

三年迺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

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

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

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開氣為臣宮商為俊秀氣為人天之生固必為

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曰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勉已復禮為仁曰勉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

八為阿已率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曰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臧否其

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畱聖神不以

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

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適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

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不則太陽

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已來累經旬

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

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

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

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已獲斷金之利

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

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

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

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

雷者所曰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

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

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始廢當

至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

則歲饑也

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迺發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

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

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尚書洪範記日月

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二曰攝提二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

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

也相賊此曰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石

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

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

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

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閒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性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狹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為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禮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

降水可廉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也不在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

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庶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曰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

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

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

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自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

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

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

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

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略如顛言後

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

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曰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濕陰人也風俗通曰襄楷楚大夫襄老之後濕陰縣在濕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

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曰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厯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

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

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

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今傷火氣罰星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切謂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

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

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

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

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

人聲正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靄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

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

後漢三十一

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噴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賊匿主人悉坐
 伏誅植帝徵詣廷尉以噴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設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
 美人外親張子禁情特榮貴不畏法網增與功曹岑晡捕于而陛下受聞豎之譖乃
 禁付宛獄管殺之桓帝徵詣廷尉下獄死噴音贊增音晉而陛下受聞豎之譖乃
 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瓊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
 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嚴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于孫疾賢者名不食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
 鄧並見族滅梁冀寇孫孫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
 當諱杜眾乞死諒曰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曾無赦
 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
 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目
 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
 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昔文王一妻誕致十

子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射次周公旦次蔡今宮女數
 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曰廣益斯之祚詩曰廣序曰益斯后妃子孫眾多
 也注云益期蛇蝎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
 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袁山松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
 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夫人帝王曰為符瑞人
 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
 故曰飛龍喻高貴也中修曰龍飛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
 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曰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
 過滿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置梓樹當有應者曰書與之鄭客
 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
 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
 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

隕石於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於益於是楚執宋公已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刻其

石曰始皇亦而地分始皇問之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

肅取石傍舍之因燔其有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自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

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曰為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

也大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曰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

異也何曰異麟非中國賦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手姓吉名也西漢

也其經曰甲乙蕭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

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

見太白北方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

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

所召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瓚

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

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

者宮崇所獻神書專曰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

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太平經曰帝王篇曰真人

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位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

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

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

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

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

地也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

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天上皇之

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

後漢三十下

興

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目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滑公遇大夫仇牧於

之力焉而死申門此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睢曰以任鄙

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于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

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今迺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問言當時言也老子西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天神遺旨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眇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

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媵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

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

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

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

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闕人也絳侯周勃

宮顧摩左右執戟皆能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

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執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手吉造合私意

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

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楷不正辭理指陳要

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

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

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

後漢三下

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

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

素朱介青首朱曰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

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縹也以朱為介道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日合乎吾之道迺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

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

賓客三分之一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

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帛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其言曰陰陽

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于市

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

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其呪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滅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

即位曰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

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曰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

麻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

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自有補於時後人所當

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曰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

其敝也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類徵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

襄郎災戒寔由政淫同郡故云我舊也

郭伋 孔奮 廉范 蘇章 賈琮

杜詩 張堪 王堂 陸康

鄭頴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三十下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武帝時召任

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

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為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

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

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

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召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賊

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六滿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

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

穎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

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彼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襄

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彼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曰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彼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

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曰盧芳

據北土迺調彼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彼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彼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

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

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

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彼問兒曹何自遠來也曹華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奉迎彼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

當還彼謂別駕從事計曰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彼為違信

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是時朝廷多舉彼可為大司空帝

曰并部尙有盧芳之傲也傲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彼

知盧芳夙賊也難卒曰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已結寇心芳將隋

昱遂謀脅芳降彼芳迺亡入匈奴彼曰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

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已充其家彼輒散與宗

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

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曰狀

聞世祖召見賜曰棨戟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

亦曰英戰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賊規欲北度迺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趣擊斬異等賊遂剪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已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棗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己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囊弓也囊音高詩曰載囊弓矢也夫勤而不

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鼻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鼻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此於郎則人百其勇懷樂士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目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已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曰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

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
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
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
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
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
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已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曰虎符其
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曰明著國命斂持威重
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首義
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聞者發兵但用璽書或曰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曰為
軍旅尙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已絕姦端昔
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已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

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日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

子使客斬其仇頭獻進如姬如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諾公子從事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

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

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也

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

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

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百

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甘菜茹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絜為眾人所笑或曰為身處脂膏不能曰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曰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曰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迺執其妻子欲曰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郡氏所信向奮迺率厲

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其為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子曰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曰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迺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
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
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
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
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言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
之郡界已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言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
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言惠下威能討姦前
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卷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
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後漢三十一

五

其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曰廉氏豪宗自
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
祖父襄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也西州
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
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
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
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
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
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謁請也會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
譴難解欲曰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
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

十三

十三

十三

後漢三十一

六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瞽亂邪鄭玄注禮記曰瞽日不明之貌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迺去後辟公
 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
 曰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
 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意
 曰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
 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也貫殺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人塞烽火日
 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
 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蕤

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蕤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葺食晨往赴之葺食早起食於葺葺中斬首數百級虜
 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麟藉也藉相踏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
 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尙
 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曰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
 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曰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絙作協韻音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
 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曰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

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曰為然即率馬造門謝而歸之
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曰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
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
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曰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
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曰信意而感物矣信音若夫高祖之召樂布

樂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刺而哭之吏問曰君為何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曰發其志就戮更延

其寵聞義能徒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

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唐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河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

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曰死守之也阿曲也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曰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

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

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

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曰求

屬不行竝恨之後廬江賊逆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

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
瓦棺已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曰為蜀郡太守有
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延武帝時為右將軍

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

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三輔號為大人

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

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

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

原令

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

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陳

平至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曰摧折權豪忤旨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

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

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

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尸曰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

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

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迺藏母於武都山中

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

脫廷字

高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廄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廄芻藁藏音工外反垣牆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廄中夜則鑿地書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高之寢室出其牀下值高在廄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高大驚懼迺布棘於室曰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高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冢斷取阜頭曰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高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眾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已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

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曰毒生者也使高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曰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曰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高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為司隸曰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迺追咎不韋前報高事曰為高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曰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何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曰是衰破及段熲為陽球所誅天下曰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曰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人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竝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

清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曰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襦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襦短衣也廣雅云即襦禡也祗音丁奚反襦音丁勞反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已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已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輪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曰示之縕故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曰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理

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羽赤而翠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

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

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

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

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

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已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

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

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
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
自然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
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
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

至康少仕郡曰義烈稱刺史臧豎舉為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渤海郡也縣

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曰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

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曰恩信為治寇盜亦

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

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

徭輕賦曰寧天下除煩就約曰崇簡易易曰乾曰易知坤曰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

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

曰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

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喙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于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喙蟲子也公羊傳冬哀公增賦而

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曰田賦使時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豈有聚奪民

物曰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

曰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曰譬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
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
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遭孝廉計吏奉
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
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曰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曰
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
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
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
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
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
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朋也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一蘇

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

朝兵車也音彭
協韻音普勝反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金陵書局防
汲古閣本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

後漢書三十一

前漢書